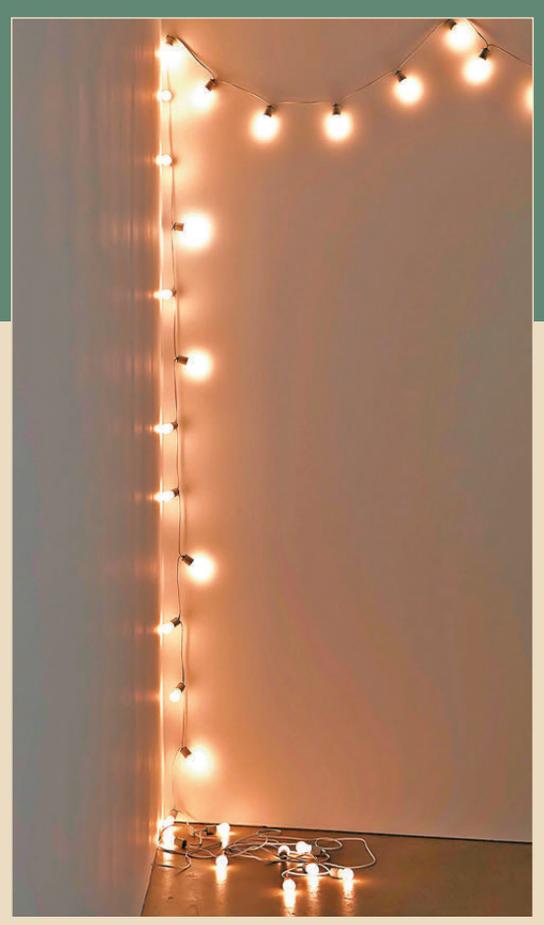
在公共場域發掘日常材料之詩意

走入岡薩雷斯-托雷斯的藝術循環

藝術家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（Felix Gonzalez-Torres）1957年生於古巴，1996年逝於美國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具有影響力的藝術家。他常以簡潔的形式語言和嚴謹的概念思維，從紙張、糖果、燈泡等日常材料中，發掘詩意和政治含義。近期，這位藝術家具標誌性的創作現身卓納畫廊的展覽「別處勝此處/無處勝此處」，與當代觀眾在香港展開新的對話。 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●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《「無題」》，1994年



►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《「無題」(情侶)》，1993年

●路人拾起位於大坑區街角的糖果。 卓納畫廊供圖

卓納畫廊總監Cristina Vere Nicoll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本次展覽為觀眾提供了近距離接觸Felix多組重要代表作的機會，展品也包含藝術家的多件經典攝影作品。這批作品對邊界的定義、權力結構的本質、香港複雜的歷史脈絡，以及觀眾如何認知自身在展覽中的角色提出審問。

Cristina介紹，Felix的作品常探討模糊性、二元性、希望、堅韌，以及重複性地在現實世界中創造意義等理念，同時指向充滿可能性的未來，並挑戰人們同時抱有多種想法。「在充滿衝突的當代世界，這些情感顯得愈發迫切。」

她指出，香港變化不斷，傳統與歷史在此傳承，同時存在於瞬息萬變的當下和開放的未來中。「Felix的作品對這些變化的概念進行了有力的闡述，並在香港不斷演進的全球大都市的背景下獲得了新的意義。」

糖果堆亮相大坑區

此次有兩個系列的互動式作品不僅於畫廊展出，更現身香港城市角落。糖果堆作品《「無題」（歡迎英雄歸來）》亮相大坑區街角，糖紙顏色呼應了藝術家當年選擇的、印有美國冷戰時期卡通圖像的「Bazooka巴祖卡」泡泡糖的包裝。紙堆作品《「無題」》則於中環街市的階梯廊道靜等人們駐足，每疊紙上分別印有「Some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.（別處勝此處）」及「No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.（無處勝此處）」。

Cristina介紹，1990年，Felix於紐約安德里亞·羅森畫廊首次展出紙堆作品《「無題」》。他在展覽聲明中寫道：「我覺得這套裝置關乎脆弱性，關乎無可失去，關乎每次被觀眾取走紙張時，語境重獲新生的可能。它既是對時間流逝、對抹除與消失之可能性的評述，也闡釋着空間、在場性以及偶然之美所蘊含的詩意；這份偶然也讓愛成為可能。正如所有藝術創作，它講述了從一處地點去往另一地點的過程，而下一處地點或許就比此地美好。」

掙脫歷史時刻的束縛

Cristina分享，開展初期，團隊已觀察到觀眾的各種反應：有人步履匆匆未曾留意，而在節奏更為舒緩的大坑區，不少好奇的觀者會停下腳步、端詳作品，並取走一顆糖果。她指出，糖果或紙張不斷被取走與補充——這種關於「消逝」及「新生」的循環往復，恰恰映射出一座城市在變遷中持續演進的狀態。展覽突破畫廊的物理圍牆、延伸至更廣闊場域的舉措也引發了多重思考：作品在不同情景下，其體驗方式、解讀路徑與互動模式有何不同？當作品以某種匿名狀態存在時，又會產生怎樣的效應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定標準是什麼？我們以何種依據或方式界定自身的「公共」及「私人」屬性？這種界定會否改變我們與藝術互動的方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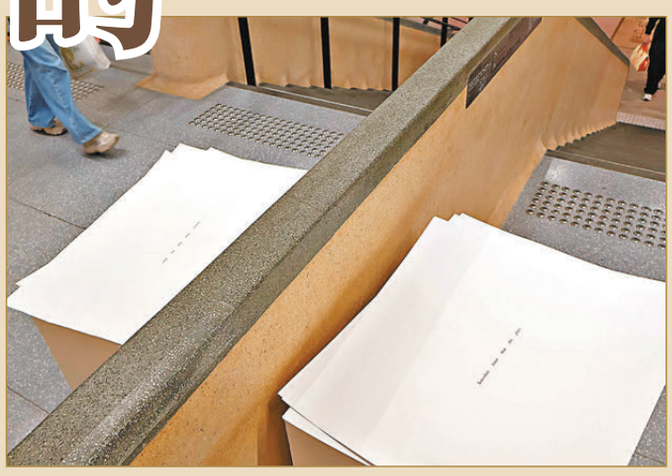
Felix另一具代表性的作品《「無題」（情侶）》包含兩部件，每部件包含24個燈泡、瓷質燈座及電線。耗盡能量的燈泡需隨時被更換，暗喻消逝及更新的循環。

《「無題」（為〈Parkett〉雜志所作）》則創作於1994年，藝術家通過絲網印刷技法將沙地攝影作品印於「Appleton阿普爾頓」塗布紙上。

展覽亦展有融合多幅攝影圖像的拼圖作品，其中以人群為題材的創作呼應了城市的體感密度，並延展到關乎個體性、集體性與可見性等更廣闊議題的叩問。

Cristina表示，Felix的作品有一種令人驚嘆的可變性，深受觀眾喜愛，至今仍對全球新一代藝術家有着深遠影響。「他的創作天賦讓作品成為其所處時代的有力見證——許多作品既映照出那個年代緊張的社會與政治氛圍，又掙脫了歷史時刻的束縛、超越其誕生的時代，與當下的觀眾產生共鳴。」

她續說：「藝術家致力於打破層級結構，其作品更自帶一種抗拒二元對立與非黑即白式思維的內在特質。他的創作不僅提出詰問，更邀請我們參與其中，深入思考作為公共群體一份子所擁有的權利與肩負的責任，並去構想全新的可能性。直至今日，這些理念依然具有極強的說服力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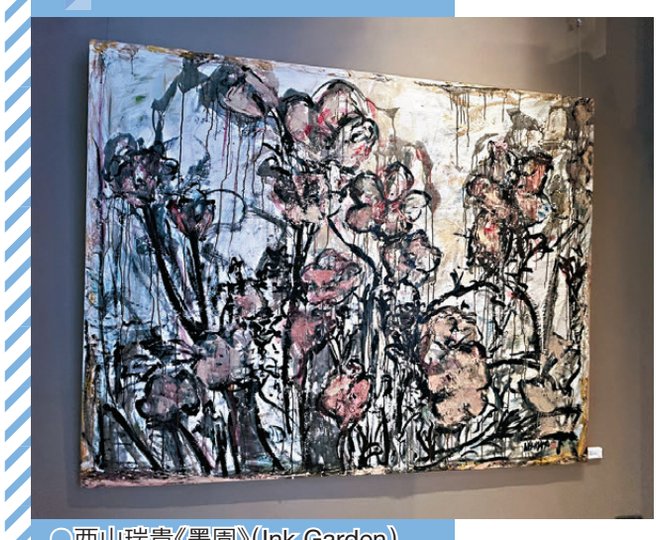
●紙堆作品《「無題」》在中環街市等待人們駐足。

●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《「無題」(威尼斯)》，1988年

●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《「無題」(恐懼)》藍色鏡面，1991年

●費利克斯·岡薩雷斯-托雷斯《「無題」(布魯明百貨)》，1991年

混血藝術家西山瑞貴新作展
以女性視角探索東西方美學交匯



○西山瑞貴《墨園》(Ink Garden)

○西山瑞貴認為每個瞬間都有獨特的意義。

「但願在色彩的炙熱與靜謐的節律之間，我們能以一會之念，學會取與捨；在無法重現的當下，與天地、也與自己，完成一場此生一遇的圓滿相逢。」滿紙煙雲文化產業正在Pottinger 22向藝術愛好者呈獻最新展覽「此生一遇——西山瑞貴新作展」。展覽由混血日裔藝術家西山瑞貴，以遊走於東與西、動與靜、祖先與當下之間的轉譯展開。

西山的祖母是日本人，從前習茶道，這讓西山一直對「一期一會」的概念深有感觸，她說：「我沖泡的是完全相同的茶，但每次品嘗的體驗卻截然不同。如今世界瞬息萬變——從昨天到今天，太多事情在發生，無數生命交織共存。我深知世事無常，即便此刻再美好的事物，也可能轉瞬即逝。而我的創作靈感，大多源自大自然。」

創作風格受家庭熏陶

比如日本的櫻花，那極具美學意境的景象，卻如火焰般簌簌墜落，一夕之間悉數凋零。日本文化中蘊含着這樣的哲學：極致的美好往往伴隨着徹底的消逝。「生命的輪迴從生到死，本就充滿無常——我們雖能短暫欣賞櫻花的盛放，卻終要面對它轉瞬即逝的結局。我想，人生中的許多關係亦是如此。」她說。

西山認為每一次結識新朋友、開啟一段對話、探索未知的事物，每個瞬間都有着獨特的意義。「我的展覽正是對這一理念的集合呈現。過去，我專注於強烈的抽象畫法，以油彩搭配刮刀創作；如今仍沿用部分這些技法，但加入了水紋元素。」家庭對她的創作影響深遠：祖母擅長在詩作上用礦物顏料創作日本畫；母親是中國人，長期旅居意大利，融合了中西方藝術特質；祖父的兄長則擅長法國、日本風格的水彩畫，題材涵蓋風景、人體與抽象作品。這些多元的藝術基因，啟發了西山瑞貴形成了自己如今的創作風格。

畫作《墨園》（Ink Garden）源於一段記憶，「我將家族長輩製作的陶土融入過往畫作，同時以水墨為基底材料。我此前一直深耕西方繪畫，初次接觸水墨時，不得不學會『放棄控制』：創作過程中既要掌控筆觸，又要適時留白、重新切入，宛如一場與畫布的舞蹈。以往我常用刮刀作畫，而水墨創作則是一種全新的互動體驗。」西山說道。

顯然，作品中能看到大量滴濺效果。西山先順應水墨自然流淌的軌跡構建基底，再疊加諸多「根」的意象——這一靈感來自日本花道。她與祖母都接受過專業花道訓練，插花講究「天、地、心」三者平衡，這一理念也融入了她的繪畫：畫面中的「根」「天」的意象，以及連接萬物的「心」，正是對花道哲學的抽象詮釋。

●西山瑞貴將家族長輩製作的陶土融入畫作。

她說：「這場融合多元藝術媒介與哲學思想的創作，對我而言是一次極具趣味的實驗。」

西山的創作橫跨東西方傳統，以女性的視角與體驗探索身份、祖源及人性的脆弱。正如她所言：「每一件作品，僅為萬象的一隅——蘊含着泥土的回憶、瞬息的呼吸，以及生與滅之間的韻律。」展覽匯聚其藝術生涯中三個標誌性系列：《Fragile》系列刻畫着她在紐約成長期的創作、《Bodies in Landscape》系列是身體、山川與時間的持續對話，以及最新的《Between Ink and Earth》系列，乃中日墨韻的細膩與傳統油彩交織而成的最新冥想之旅。她說：「我的創作在努力不懈地尋找暴力與寧靜、親密與疏離之間的微妙平衡。祖傳的土壤、水墨、傳統礦物顏料和油彩等，皆可入畫，讓作品盛載各自的歷史與哲思。」

策展人方圓明道：「萬物的枯榮，恰是生命傾盡全力的告白，稍縱即逝，卻因無法複製而格外真切。觀者在她的作品中，既能感受奔放的生命力，也能體會其中靜緩而悠長的迴音。」 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